帶水拖泥、放下即是

文、圖／鄭筠蓁

觀世音靈籤第七首

奔波役役重重險　帶水拖泥又渡山
更慮他方求別用　千山萬水未能還

靈詩愛語—捨身飼虎、愛力發威

把青絲等成白髮
兀自奔赴山巔水涯
細數流星，一一倏滅
過盡千帆，迎風而逝
所遇盡是人
抑或非人
魍魎的盛名
吮吸著三魂七魄
那不捨不放的是
昔日的眞？今日的幻？
生命的盡處，風在低迴
留下一句空悲切

歷史典故—廉將軍思用趙人

廉頗是戰國末期趙國名將，曾率兵討伐齊國，趙王封為上卿，廉頗以勇猛果敢聞名諸侯各國，他又曾抵禦秦國，又擊退入侵的燕國，令對方割地求和。之後他又戰勝燕軍，任為相國，封為信平君。

王卒，(西元前 245 年) 趙悼襄王繼位，聽信奸臣郭開的讒言，解除廉頗軍職，由樂乘取而代之。廉頗憤恨難平攻打樂乘，並離趙出奔魏國大梁，但魏王並不重用他。當趙國多次被秦軍包圍，趙王想再起用廉頗，遣宦官前去慰問，廉頗也十分思念趙國，希望回國效命。哪知宦官為郭開所買通，回國並無告知趙王實情，卻說：「廉頗飯量不錯，卻一頓飯拉了三次屎。」，趙王因此沒再用廉頗。而楚國聽說廉頗在魏國，暗中迎接他入楚，廉頗任楚將後，沒建立功業，只是一心想回趙國，他說：「我思用趙人。」，終究趙國無再重用他，使他抑鬱不樂，最後埋身楚國。

—《史記・廉頗藺相如列傳》(卷 81)

愛的甘露—何妨放下，順其自然

人生有許多事無法強求，時也、命也、運也。有時隨遇而安，珍惜眼前所擁有的一切，也可「知足常樂」，若機緣未到，韜光養晦，留有餘地給自己心闊天地寬，也是怡心養性之事。這世界真正的輸贏，不在外在的功名成就，有時是泰然處之，順其自然的一份心境，才是生命的珍寶。

愛的生命故事

年輕時我一心憧憬著到巴黎學藝術，但認識了男友之後只好在國內攻讀藝術研究所，研究所畢業又一邊教書，一邊準備公費留學考試。即使後來結了婚，懷了小孩，我仍不忘準備考試。當女兒小學 2 年級時，我便告訴她不久我們要移居到法國。當我好不容易考上大直國防部的法語公費訓練班，積極準備留學，兒子卻又來報到。而我在法國留學的大學同學，常常寫信鼓勵我去法國攻讀博士，我也繼續活在留法的美夢裡。

女兒小學快畢業時告訴我：「同學都在問我怎麼還沒有去法國？」，我心裡一驚，知道自己離留學之路越來越遙遠，時間飛快流轉，在柴米油鹽，生兒育女的瑣事中，我心中隱隱傷痛。後來我在美術館一邊工作，一邊寫評論，斷斷續續也摸索出一些研究方法，午夜夢迴有時又不免想狠心地拋夫棄子去圓自己的美夢，追逐生命的昂然。

而我那位同學在法國，十分難得地取得法國羅浮宮藝術學校畢業證書，是國人極少能獲得的學位，之後又獲得社會科學院博士學歷，回國後任教於藝術大學。可是不久之後卻罹患重疾，40 多歲即撒手人間，殊為可惜。

也許是天意，希望我在國內呵護家庭，如果我當初狠心出國拎個博士回來，是否會比現在好，也不得而知？現在我終於明白了，自我意識是一種永不饜足的欲求力量，讓你一求再求，催逼著你，不放棄執著，其實當幾次希望都落空時，何妨順其自然，不必事事追求到底，非得順從己意不可，天意已為我們安排了另一條路，何必再苦苦追戀，是嗎？